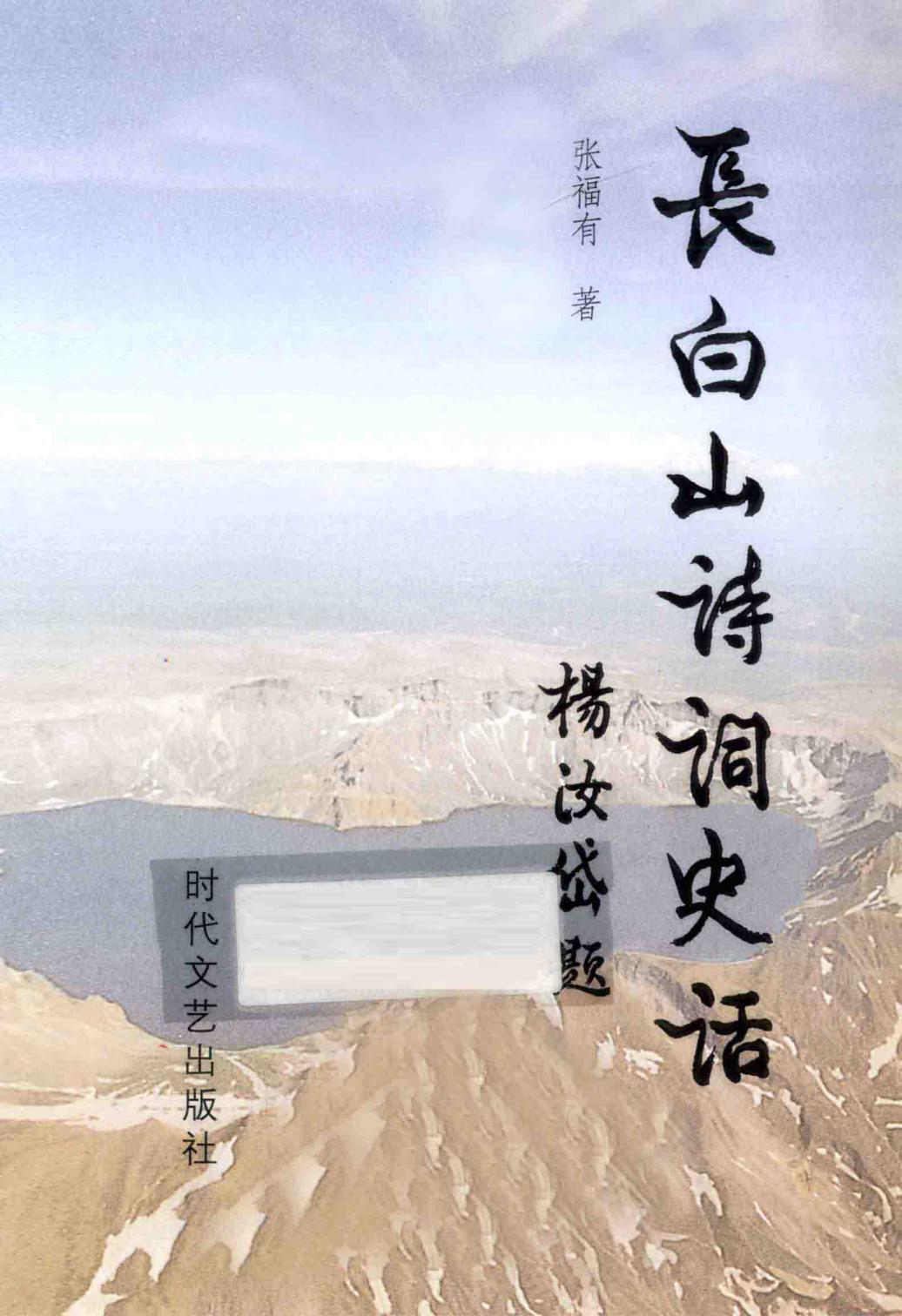


张福有
著

長白山詩詞集

壬午年秋題



長白山詩詞史話

張福有 著

楊汝岱題

時代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白山诗词史话/张福有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10

ISBN 7-5387-1421-9

I. 长… II. 张… III.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467 号

长白山诗词史话

作 者: 张福有

封面题字: 王云坤

扉页题字: 杨汝岱

摄 影: 张福有

责任编辑: 叶天洪 王志茹

责任校对: 王志茹

装帧设计: 章桂征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长春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224 千字

印 张: 9.375

插 页: 16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书 号: ISBN 7-5387-1421-9/I·1366

定 价: 18.00 元

序

继《长白山诗词选》出版之后，张福有同志又有三本书交给出版社，一本是《长白山诗词论说》，一本是《长白山诗词史话》，一本是《张福有诗词选》。这是张福有同志在白山分管宣教文化工作的一个成果。

《长白山诗词选》的出版，极其荣幸地得到江泽民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在日理万机之中为其作七绝二首。这绝不仅仅是对长白山诗词和长白山文化的极大支持，这同时也是对繁荣中华诗词乃至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倡导。江泽民总书记《为〈长白山诗词选〉所作七绝二首》经《人民日报》、新华社再次播发后，在国内外引起十分热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中华诗词的创作与研究。可以说，中华诗词迎来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春天。

《长白山诗词论说》和《长白山诗词史话》，都堪称是《长白山诗词选》的姊妹篇。这三本书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如果说《长白山诗词选》是东北诗词的集大成卷，那么，《长白山诗词史话》则是东北文化史特别是诗词史的一个缩影。《长白山诗词论说》，则荟萃国内外百家之言，翔实地论证了这一重大课题及其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江泽民总书记一再号召干部要学习文学和历史知识，这是提高认识能力和领导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学习文史，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学好地方的历史和文化史。《长白山诗词选》和《长白山诗词史话》、《长白山诗词论说》，正是从这个角度切入，不仅填补了空白，而且开辟了诗词和文史研究的新领域。以诗证史，其重大作用有时并不亚于一些直接的史料。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和工作可以做。

我们的干部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做学问并得到不少专业工作者的称道，这很不容易，应当予以支持和鼓励。张福有同志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同时又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他刻苦学习，广为涉猎，在几个艺术领域都取得显著成绩，名家已有定评。这些成果本身就是长白山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硕果。干部队伍中的学习风气浓了，干部的素质就会得到明显的提高，这是做好我们的事业所迫切需要的。



2000年3月28日于长春

前 言

《长白山诗词史话》与《长白山诗词选》，堪称姊妹篇。这是由其内在联系决定的。在辑笺《长白山诗词选》的过程中，发现诸如“九都”“九都”、“旧国”“故国”、“朱申”“肃慎”、“鸡林”“吉林”等问题，从古到今，多有舛误，而又很难在注释中用简明的文字写透，便从《“九都”“九都”辨》写起，陆续写了一些文章，并在《光明日报》、《吉林日报》相继见报。《协商新报》和《长白山日报》在1998年每周发一篇，共50篇，汇起来，就是现在这本文集。

《长白山诗词史话》中这些文章之所以能坚持不懈地写出来，也是《长白山诗词选》出版后，人们很感兴趣，从关心的角度提出一系列问题迫使自己应当认真加以回答的结果。可以说，如果没有“李白到过长白山吗”、“陆游与长白山文化有什么关系”、“苏东坡怎么能与长白山联系上”、“张元干的词怎么会收到《长白山诗词选》中”这类问题的提出，就不会有较强的动力促使这些文章的写成。同样，当读者看罢李白的《高句丽》、陆游的“鸭绿桑干尽汉天”、“却回射雁鸭绿江”，苏东坡的《人参》和张元干的“山拥鸡林，江澄鸭绿，四顾沧溟窄”等名句佳篇，就不会再认为说这些大文豪与长白山文化有关是很牵强的了。

《长白山诗词选》和《长白山诗词史话》的辑笺与写作，是一项带有开拓性的工作。关于李白与王孝廉的关系，没有任何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借鉴。我通过大量艰苦的考究，断定《全唐诗》中李白《送王孝廉觐省》这首五律，就是送给渤海国的太守后出任渤海国驻日本大使的王孝廉的，并且指出《全唐诗补编》中关于王孝廉“归途覆舟，溺海而卒”和“孝廉返

国，舟覆溺海而死”的注释，是不准确的。王孝廉是在乘船返途，海中遇风，漂著越前，感疾而卒。他是疾卒，而非溺海。何疾而卒？是“孝廉患疮，卒然殒逝”。这就弄清了王孝廉为何人，同时，也为搞清李白与王孝廉的关系扫清了障碍，进而弄清了李白《送王孝廉觐省》这首五律与长白山文化的关系。这是前人所未涉及的。关于词的源头，探来探去，竟探到《长白山诗词选》中。隋炀帝和王胄的《纪辽东》，尽是七言五言，定格联章，配乐而且是燕乐，这是典型的词的标志。隋炀帝和王胄的《纪辽东》，其体例可在敦煌莫高窟45首曲子词《求因果》中找到。这是任半塘先生指出的“举世无人提及”的重要线索。经唐、宋、辽、夏、金、元、明、清各代，《纪辽东》已经演化成《导引》、《武陵春》、《贺圣朝》、《双头莲令》、《祝英台》、《阮郎归》变格等词牌。由于《纪辽东》写到长白山下的丸都，无疑属于长白山文化之瑰宝。词的源头能在长白山中找到端倪，这着实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是本书最后一篇文章所得出的结论。

本来，我列出156篇《长白山诗词史话》的题目，怕工作忙，没有时间写，又删去56个题目。这100篇，是必须写出来的。然而，由于终日碌碌，目前仅写出50篇。有不少同志经常问及《长白山诗词史话》结集没有？每逢此时，自感汗颜。为此，先将这50篇印出。余下的，一定争取尽数写完。

这50篇的顺序，是按为《长白山日报》和《协商新报》供稿的顺序排列的，结集时，未作变动。

張福有

2000年3月8日于长春养根斋

目 录

序	苏 荣
前言	张福有
“九都”“丸都”辨	1
李白到过长白山吗	7
诗咏玄菟知若许	11
石罽楛矢写华章	15
苏轼乾隆咏人参	19
人参与唐诗	23
“九都”“丸都”再辨	27
长白山诗词探源	32
诗吟长白二千年	36
楚辞与鲜卑	40
诗经与涉貊	45
海东盛国诗声远	50
李白与王孝廉	55
再说楛矢石罽	62
遗篇不尽话辽碣	69
朱申·珠申·稷慎·肃慎	77
鸡林·几林·吉临·吉林（上）	82
鸡林·几林·吉临·吉林（中）	86
鸡林·几林·吉临·吉林（下）	91

大荒小考	96
大东小议	102
话说“不咸”	108
遥祭吟山第一人	112
元代诗人笔下的长白山	117
长白山咏略	120
长白诗简	127
白山诗鉴	134
诗咏白山黑水	138
刘建封与《白山纪咏》	144
张凤台与《东山即事》	152
闾门神韵	157
天池韵语	161
窝稽·窝集·乌棘	164
句骊·柎柳·巨流	171
宋词宋诗中的鸭绿江	179
辽金元诗词中的鸭绿江	185
明诗中的鸭绿江	190
清诗中的鸭绿江（上）	197
清诗中的鸭绿江（中）	203
清诗中的鸭绿江（下）	209
宋诗和金诗中的松花江	215
康熙笔下的松花江	224
清初文人笔下的松花江	230
乾隆笔下的松花江	236
清末文人笔下的松花江	242
金诗和清诗中的图们江	247

目 录

金诗和清诗中的浑江·····	253
王志修畅咏好太王碑·····	260
古今诗人盛赞松花砚·····	269
词源探到白山中·····	275
后记·····	张福有

“九都”“丸都”辨

今年，本人利用业余时间主编《长白山诗词选》，从寒舍养根斋藏书找出《诗中抚顺二千年》（马赫辑注，抚顺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修辞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室编印，1985年6月版）和《辽海景物诗选》（王庆丰、陈素、戚相成编著，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88年7月版）。从中选出肖绎的《燕歌行》、陈叔宝的《紫骝马》、庾信的《拟咏怀诗》、王褒的《高句丽》、李世民的《辽城望月》、李商隐的《随师东》、李白的《高句丽》和朱元璋的《鸭绿江》、王之浩的《眺鸭绿江》等诗，不胜欣喜，一夜无眠。因以前所见诸种长白山诗词选本其中最早的诗词，仅从清代康熙、乾隆选起。这9首诗的入选，就把写长白山区的诗从清代上溯到南北朝、唐和明代，从时间上前移了1000多年。从分量上由于9首古代名家大作的入选，其为《长白山诗词选》的增色，远非仅凭数量多少可论。

兴奋之余，细读李世民的《辽城望月》：

玄菟月初明，
澄辉照辽碣。
映云光暂隐，
隔树花如缀。
魄满桂枝圆，
轮亏镜彩缺。

临城却影散，
带晕重围结。
驻蹕俯九都，
停观妖氛灭。

对结句“驻蹕俯九都，停观妖氛灭”，不由得心生疑点。李世民的《辽城望月》，是他亲征高句丽，破辽东古城（今辽阳附近）后所作。辽东古城，汉属玄菟郡，唐为高句丽政权所据。高句丽是我国古代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从公元前37年到公元668年共存在705年，其中从公元3年起以后的425年中，其都城——国内城，设在今吉林省集安市。距国内城西北2.5公里的山上设有高句丽都城国内城的守备城——尉那岩城，亦称丸都山城。公元209年，高句丽山上王移都山城，历35年。公元342年，故国原王又移都山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高句丽公开对抗李唐王朝。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李世民决心东征高句丽，五月车驾渡辽，破辽东古城，之后攻安市（今辽宁海城）不下，便于九月班师。此诗乃李世民当时心情之写照。而“九都”，与意不通，我觉得必是“丸都”之误。然而《辽海景物诗选》注6中却明确注为：“九都：犹九区，九域，即天下全国之意。”我认为此注实在牵强。一定是注者望文生义搞错了。这并非凭空怀疑。

首先，从《诗中抚顺二千年》和《辽海景物诗选》所印诗文上看，差错较多。《辽海景物诗选》所印《辽城望月》，就缺第七、八两句：“临城却影散，带晕重围结。”《诗中抚顺二千年》所印《辽城望月》，第5句“魄满桂枝圆”，也把“圆”误为“园”。虽两书此句均为“九都”，但仍难以在此诗于两书中都有错的情况下互证“九都”无误。

其次，从平仄律上看，此诗属仄韵五言排律，且平仄粘对

除“氛”字应仄而平、“九”字应平而仄外，其余均合律。李世民不致违律写出“驻蹕俯九都——仄仄仄仄平”这样违律的句子。如改为“驻蹕俯丸都”，即将“九”改为“丸”，从内容上，正合高句丽“丸都”山城；从形式上，“驻蹕俯丸都”乃“仄仄仄平平”，正好与上一句“带晕重围结”的“仄仄平平仄”相粘。这就合律了。

第三，从诗意上看，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初胜后班师前正是“驻蹕俯丸都，停观妖氛灭”。“丸都”，乃丸都山城，诗中系高句丽之代称。显然，并非“九区”、“九域”、“天下全国之意”。

以上，仅是个人的猜测和分析，虽自以为言之成理，但毕竟不如找到直接证据有力。于是，从书架中取出《全唐诗》，在第1册第5-6页上查到《辽城望月》，除“停”字一作“伫”字外，其余无异，亦为“九都”。此本是中华书局1960年第1版，1990年2月第4次印刷。查出这个结果，令我失望。但更激发继续查下去的决心。又查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康熙御定全唐诗》（1993年第1版），亦为“驻蹕俯九都”。“九”与“丸”仅一点之差，印刷体之版本，很难说就没搞错。我坚信，只有查木刻影印本才可证。可是，当我查阅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全唐诗》木刻缩印本之后，见到的仍是“驻蹕俯九都”。这时，内心中自问，难道真是“九都”而不是“丸都”吗？越发不甘心就此罢休。本人生在集安，长在集安，在集安读书、工作20余年。高句丽之丸都山城在脑海中留下的深刻印象，此生都是不可磨灭的。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怎么会在诗中写不合律也不合意的“俯九都”，而不写既合律又合意的“俯丸都”呢？随即费很大劲从书柜深处找出《文苑英华》，终于在第2册第707页查到《辽城望

月》，又惊又喜，果是“驻蹕俯丸都，伫观妖氛灭”！“丸”字刻作“九”，属古写法。由此可证，不仅《诗中抚顺二千年》和《辽海景物诗选》将“丸都”错印为“九都”，连中华书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甚至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印本都搞错了，这真是“一点”之差，误以千里。愚以为，此句应为“驻蹕俯丸都”，而不是“驻蹕俯九都”。查证中发现，“丸”字错为“九”字，并非仅此一处。如：“《魏略》曰，高句丽国在辽东之东千里，其王都于九都之下，地方二千里，户三万。”（《太平御览》第4册第3467页，中华书局1960年2月第1版，用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复制重印）此处应为“其王都于丸都之下”。可见，此误不独一处，而且由来久矣。“九都”还是“丸都”，至少关乎历史、地理和诗律，不是无义之争，更非小题大作。管窥蠡测，望识者指正。诗云：

自古丸都非九都，
鲁鱼亥豕至今虞。
失之毫半谬千里，
只怪心中一点无。

1997年10月25日于养根斋

附：“丸都”为何变“九都”

王 建

《光明日报》今年3月5日《文荟副刊》发表了张福有先生撰写的文章《“九都”“丸都”辩》，文章对李世民《辽城望

月》诗句“驻蹕俯九都，停观娇氛灭”中的“九都”一词提出了质疑。此诗系李世民于公元645年东征高句丽班师后所作，张先生认为“‘九都’与意不通，我觉得必是‘丸都’之误。”所谓“丸都”是高句丽的都城（国内城）附近山上的守备城——尉那岩城，亦称丸都山城，在今吉林省集安市。若作“九都”不仅于诗义牵强难解，并且还违背了诗的平仄律。张先生查阅了多种唐诗版本，均作“九都”，最后终于在《文苑英华》中查到此诗，正作“丸都”，于是有了书证，证明“九都”系“丸都”之误。张先生本人生在集安，长在集安，在集安学习、工作达二十余年，他说：“高句丽之丸都山城在脑海中留下的深刻印象，此生都是不可磨灭的。”由于有张先生的亲身经历和上述书证，我相信张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张先生还发现“丸”之误作“九”并非李世民诗一处，《太平御览》引《魏略》亦将“丸都”误为“九都”，这些是为什么呢？其实发生这样的错误，并不是笔划上的一点之差，而是有其必然的原因的。

中国古代有避讳制度，不能说出帝王或尊工的名字，必须改用其他字代替。如避李世民讳，“世”改为“代”，“民”改为“人”之类。后又出现避嫌名之制，不但要避帝王名的本字，而且要避与本字音同音近之字。例如隋文帝的父亲叫作杨忠，因而既要避“忠”字，也要避与“忠”字音同的“中”字，作文时逢“中”字改为“内”。避讳在宋代尤其严密繁琐，宋钦宗是赵桓，为避其讳，除“桓”字不得使用外，还规定与“桓”字音近的璠、完、丸、院、纨、皖、垣等四十八字也不得使用，必须改写别的字，“丸”字正在其中。避讳的方法除了改字而外，还有一种叫作缺笔，或叫为字不成。即遇到须避之字，少写一笔，如“民”字写作“炖”，以此敬避皇帝之讳。

缺笔法在古籍中常可看到，比如避清康熙皇帝玄烨讳，“玄”字缺笔作“璘”，避孔丘讳，“丘”字写成“柝”等等。“丸”字写作“九”，正是宋人抄书时避钦宗赵桓的嫌名“丸”字而缺笔造成的。通常的字少写一笔之后，虽然不成字了，但仍然保持着原字的基本形状，因而容易识别。可是有些字少写一笔，却成了另外的一个字，如避晋景帝司马师之讳，“师”写作“帅”，完全是另一个字，则不易看出改字的痕迹，“丸”之作“九”即属此类。除张先生所举的例子而外，“丸”字避讳改写作“九”字的还有一些，聊举二三，以备参考。沈括《梦溪笔谈》（玉海堂本）卷七：“日月之形如九邪？”日月都是圆莆，显然一“九”字字形无涉，“丸”字才妥当。故胡道静先生校曰：“宋避嫌名，凡‘丸’缺点均作‘九’。”这类例子《梦溪笔谈》中很多。其他又如陆游《剑南诗稿·与村邻聚饮》诗：“蟹供牢九美，鱼者脍残香。”钱仲联先生校注曰：“或谓牢九者，牢丸也，即蒸饼，宋讯‘丸’字，去一点。”

由此可见，因为避宋钦宗的嫌名，“丸都”是会写成“九都”的。

（本文原载1998年8月6日《光明日报》，作者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

李白到过长白山吗

李白到过长白山吗？没有。

李白与长白山诗词乃至长白山文化有关吗？有。其依据，并不在于长白山唐代称太白山，唐代的李白又叫李太白，而在于下面这首五绝：

高句丽

李 白

金花折风帽，
白马小迟回。
翩翩舞广袖，
似鸟海东来。

李白的这首五绝，写于唐王朝摧毁高句丽政权之后近百年，载于《全唐诗》。这首诗，是李白诗作中写长白山区少数民族高句丽的惟一诗作，因而弥足珍贵。

“金花折风帽”，聊聊五字，却包含很多内容。据《魏略》记载：“高丽好歌舞，其人自喜跪拜。”“大加主著帻，帻无后；小加著折风，形如弁。”高句丽与高丽，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在地域、年代、内涵上均有差异。但在民族习俗上，又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帻”（zé），是一种头巾；“折风”，即帽子。梁元帝《职贡图》中记载：“高丽妇人衣白，而男子衣纁锦，饰以金银。贵者冠帻，而后以金银为鹿耳加之帻上；贱者冠折风。”因而，《翰苑》中说，高句丽族“插金羽以明贵贱”。折